



鲁迅文学院·百草园文集

风在兹土

刘从进
◎ 著

知识出版社

FENG ZAI ZI TU

时光易碎，忽成昨天。
山村人、海边风、故乡童年事，
沉淀成记忆中的底色。

刘从进



鲁迅文学院·百草园文集

风在兹土

刘从进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FENG ZAI ZI TU

时光易碎，忽成昨天。
山村人、海边风、故乡童年事，
沉淀成记忆中的底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在兹土/刘从进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7. 1

(鲁迅文学院百草园文集)

ISBN 978-7-5015-9386-6

I. ①风…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3610 号

风在兹土

出 版 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刘 盈

装帧设计 游赓渲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59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75

字 数 28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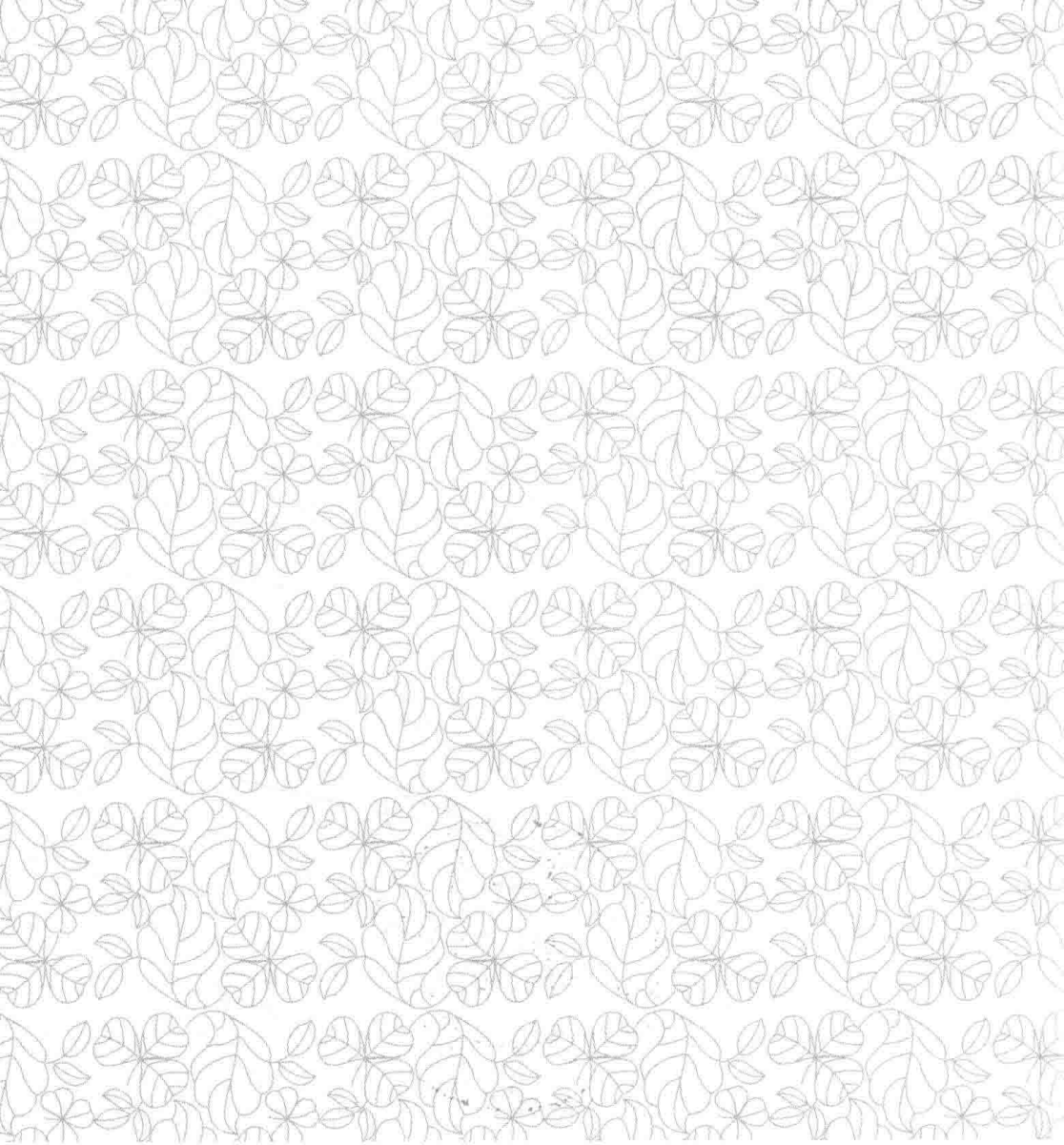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5-9386-6

定 价 30.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有一种力量，叫文学；
有一种美好，叫回忆；
有一种感动，叫青春；
有一种生命，在鲁院！



C 目录 Contents

童年的小桥.....	1
红叶小船.....	4
百合花开深山中.....	7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10
阿叔的清明	12
逮鸡过年	15
牛尾塘，我黄朗朗的乡愁	18
舢板上的岁月	22
我有龙塘无须天堂	24
半山村，一个未被打开的村庄	28
黄色的山村	31
独坐深山看落叶	33
外岗埠头	35
我的秋夜	37
一条青鲢鱼	39
那年十八岁	41
相聚，送别	45
冷如宋朝的街头	48
拒绝长大	50
勿以善小而拒之	52
无家可归	54

少年，在人间	56
孩子的力量	59
去年的果，今年摘	61
白鹭的生活	63
当你遇到“仇恨袋”	65
曼德拉，宽容和爱的力量	68
陌上花开缓缓归	70
慢生活	73
预约死亡	75
练习死亡	77
钝阴天	79
一棵树的存在	81
在淡竹虚度光阴	83
不如著书黄叶村	86
仰视河姆渡先民	88
第欧根尼的哲学人生	91
也说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	96
瓦尔登湖梦想	99
哲学家皇帝的沉思录	102
生活在低处，灵魂在高处	105
嵇康，竹林上空那盏灯	107
《走吧，莫》，一本弥漫着爱的书	110
摆棋摊的与擦皮鞋的	112
深山棋缘	115
五年计划	118
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120
我明天请你吃早餐	124
“投篮”的快乐	126
有用的废纸	128
相濡以沫	130

谁让我们收藏了善良·····	132
良心的牢狱·····	134
花 嫂·····	137
一小时零七分的冬日阳光·····	139
孤山雨，小花伞·····	142
梅雨武岭·····	145
笑而不言·····	147
那有一片紫芦花·····	150
水库，樟树，男人·····	153
楞二的爱情·····	157
海峡情缘·····	160
老根婶·····	163
孤独的霍尔寒·····	165
一只隐居在五指岛的狗·····	168
塔头寺的风·····	171
在香格里拉感受藏传佛教文化·····	177
西藏琐记·····	179
喀纳斯，神佑的最后一方净土·····	189
安魂的阿勒泰草原·····	192
美丽的禾木，最后的图瓦村落·····	194
草原日落和日出·····	196
勾魂的草原·····	198
海上极地东极岛·····	200
丽江酒吧，微醺的醉态和轻扬的浪漫·····	207
悠悠秦淮水，依稀几多梦·····	209
西栅夜景·····	212
土楼，又一朵华夏文化的奇葩·····	215
山中畚乡·····	217
岛的诉说·····	220
渚上江南可安家·····	224

童年的小桥

走过一片麦田，翻过山岭，夕照下的那个村庄就是我的故乡。

今年春节我回到故乡。年三十的下午，带着女儿在山野游荡。正累的时候，发现了一座爬满老藤的小桥，弯弯地架在一条小溪上。女儿抢先跑上桥头，捡起小石子掷到下面的溪水里，咚咚地响，然后又跑出去玩了。她的这一举动猛然勾起了我的一段乡村往事，没想到无意间我又来到了那座小桥。

原来，连接小桥的那条路走旧了，山路改道了，小桥无用了，留在溪上凄迷独立，时光走过，斑驳苍老，成了似有还无的风景。寂寞的溪水声撞击着布满苔痕的老桥基；山蜘蛛的网交织在桥面的荒草上，像神秘的古文字。这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玩伴是隔壁女孩。

童年像个隐形人，默不作声地站在我的身边。小小的溪流，小小的桥，仅容两个人擦肩而过。我们常常坐着，捡起小石子扔向溪水，我的发出“扑通”声，你的总是“咚咚”的。每次捡来一堆小石子，或者直接扔到溪水里，或者打到桥面的石块上反弹后掉进下面的溪水里。扔完了，又到下面的溪里找石子。就这样度过一个个发白的下午，安闲的时光。或者我们去地里挖来一堆泥，捣烂捣柔，成一团温婉的带着体香的泥。做一个像碗一样的泥泡泡，用力猛地倒扣到桥面上，泡泡的底就会裂出一个窟窿，然后相互用自己的那团泥补对方的窟窿。每次总是我赢，你就伤心。我许你，以后造一个泥做的宫殿，

让你在里面住。你就笑。那个时候我们在小桥上嬉戏，全不知人间伤心事，闲适、甜蜜得无所事事。我们就这样一直玩到十五岁。我外出求学，你一直待在故乡。我外出的那一年，你在桥头徘徊张望了一整年。不要说十五岁的人不懂心事，十五岁的我比现在的我更高尚更有抱负。

我坐在古老的桥头，闻着泥土的芳香。冬天的阳光，陌生而又熟悉，安详得似半山上那座黄色的小庙。白色的风，吹得故乡露筋动骨，似森森老人。这个白色的下午，我在抚摸一只手，一只白得可以采菱的手。

时光是个魔术师，这些年，我在何处，你又在哪里？命运让我成了政府小吏，终生为吏。你则在乡村里成了村姑，成了村妇，现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你嫁在邻村，过年时要回家看看，我们有几年都碰到了。你的脸又红又黑又粗糙。我则皮肤白皙，戴着眼镜。每次碰到，你总是很小心很谨慎地说一句：“回家过年了。”然后就把脸别到一边去，匆匆走过。相认的瞬间并没有让我感到甜蜜。也许你的心事只在把孩子带大，为他们造房娶妻，再没有别的想法。

是的，我们本无意，少年心事只在玩，少年情思总是纯。你不会怨我没有为你建成泥做的宫殿，我的心却成了寂寞的城。

你一直守着故乡，守着土地，活得有些笨重，笨重得有些隆重。我则一直生活在城里，活得有些轻飘，轻飘得像风前絮。这些年我在城里走，独自在自己的世界中流连，没有旅伴。

就在今天，我坐在老桥上突然想起，曾经的我们是怎样的幸福，一起度过的童年是怎样美好的时光。这是一份失落了又被重新找回的童年。要是能在这样的午后，再找你一起到桥上坐坐，往溪里扔些石子，那该多好啊。然而这想法实在荒唐，实在是没有可能。

坐在沉默的桥头，我望着天空，两手空空。当初那个让我离开故乡的人是谁，他是一位下毒者！

什么样的力量把我们分开，又有什么样的重逢在把我们等待！若想回到过去，只能等到未来，我们的老年。等我们都老了，彻底地老了，无用了，完全地无用了，人世的責任尽完了，重负卸下了。那时

我回到故乡不再是小憩，而是永远的回归。那时才有可能与你一起重新迈上小桥，坐坐，再享受一番小小的乡村中那天人合一的时光。

许多事情得趁早，趁现在，趁年轻，趁你还未老，但有一种感情只能等你老后才有可能。此生若有老，定然回村与你再坐小桥。

红叶小船

阿都，假如你没死，生活不会是这样的，我们还会一起去寻找美丽岛……

那时候，光阴富足，日子盆满钵满。每一个阳光斑斓的日子里，我们走在芳草鲜美的江边，长长的江，长长的下午，无所事事的我们甜蜜得有些腻歪。日子太富裕了，一扔就是一大把。

江叫沿江，没有尽头也没有码头。一只小船停靠在臂弯似的江边，没有帆。这是一条废弃了的、不再出航的小船，红底蓝边，斑驳陈旧。船边一丛芦苇一片芒草，岸上一棵枫。这条被大人废弃了的小船，成了我们的乐园。在这只无帆的船里，我们年复一年，见证了江水从绿到蓝，从肥到瘦；见证了一棵芦苇从生到死的种种姿态。

春天里，我们把牛放到山里，然后到江边摘食蚕豆，鲜嫩的豆荚，让我们像母驴一样直想打喷嚏。我们抱回一堆放到船舱里，然后趴着钓鱼。春水翻滚，水草摇动——那是最撩拨心房的时刻，鱼儿上钩了。每每是水草正在摇，线儿还半弯着，我就抢上去收钓。“扑通”，一条正在啃钓的杜望掉下去，跑掉了。你在边上两手一摊一摊地遗憾，还不够，又踢我一脚——很痛的，你知道吗？鱼儿上钩了，我又去收了，它又跑掉了，你又踢我了。

夏天里，我们游泳、摸鱼。然后爬回船上，脱下短裤，晒在船帮上，把两个光光的身体放在火一样的太阳底下烤，还彼此拿对方的身体打趣。

秋天，记忆里最好的日子是秋天。海边的秋天总是很辽阔，很空旷……它的边缘挂到了水天连接处。时间在秋天里寂寞地开花，岸上的老枫树红了，枝上的枫叶老了，“哗哗叶叶”唱着挽歌，离开枝头。先是血红的叶子，再是多了一个个紫褐色的斑点，斑点一圈一圈地扩大，慢慢地叶子全洗成了白色。秋深的时候，一夜之间，红叶满船。我们躺在船舱里，看枫叶片片飘落。枫叶装饰了我们的船，装饰了我们的身体，又装饰了我们的梦想。海外面有一座岛，一座美丽岛，大人们都这么说。大人们说过就扔了，却被我们牢牢地埋在心中。我们密谋着要驾船出航，寻找美丽岛。我们从家里偷来橹和桨，偷来刚收割的谷子，搬来泥土，拿来破锅、碗筷……我们要在船上生活，我们像大人一样种田煮饭，装模作样地摇橹划桨。我们要远航，寻找美丽的岛。

我们总是盼望秋天，盼望红叶满船的迷人景致。这样的秋天，我们就有了远航的梦想——陌生的海洋，美丽的岛。

上学了，我们更是相互黏得紧。同桌上课，同床睡觉。作文，以彼此为榜样；相骂，以对方的母亲为对象；犯错，写在同一张黑板上。有一个学期，我的脚踝恶狠狠地生了疮，你弓着稚嫩的背天天背着我上学，却把我伏在你背上骂女老师的话报告给了她，害得我的耳朵肿了好几天。

时光像一把刀，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一刀就把我们的童年切走了，伤口都无处寻找。不知不觉，那样的时光就过完了，不在了，我们走上了人生的分车道。我带着科学家的梦想外出求学，你一直在家乡种棉花。从此，在各自长长的一生中，再没有交会。

但从此我的生命里便多了一份等待。江水一直流在我的血管里，小船一直停在身体里，红叶一直没有变色；当然更不会忘记我们共同的秘密——寻找美丽岛的梦想。

你是家里的老幺，兄弟五个，你最小。父母给哥哥们娶妻，娶了一个又一个，娶着娶着老了无力了，还没等你娶上，自个儿先走了。你一直种着棉花，到四十岁都没有成家。直到几年前，你与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寡妇成亲了，并且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偶然回家，你就过来坐。你说城里好。其实城里并不好，城市最繁华，终究是他乡。对于一个离乡的人，无论过成怎样，都是一个失败者，生活结束时，都将是一个被放逐者。如今我的人生已过半，日子越来越瘦，看得见瘦骨嶙峋的自己。这把瘦骨里浸染着一江的绿波和满船的红叶，就像血管一样清晰可见，这是画在身体里的故乡的地图，越老越清晰。我想回家了！这些年，故乡在变，可你一直没有变。眼前的你很笨重，笨重得有些隆重。我战战兢兢，每每想跟你说红叶小船，说寻找美丽岛的梦想，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怕你觉得不是矫情就是太孩子气了。

没有说，不等于在心里放弃，反而越来越执着。人说思念故乡不是为了寻找故乡，而是怀念童年。让我回到故乡，让我们继续玩吧。正在我为这一切做着准备的时候，去年，我去一个海岛出差，母亲打来电话说：“昨天船沉了，阿都死了。”我的后脑勺像被人打了一记闷棍，嗡嗡地响，这几天我似乎有着他要出事的预感。母亲又说：“他这几年一直没赚到钱，家里有孩子，日子苦，去年就去给别人捕鱼，那是很苦的活。”母亲还说：“去年过年，他来到我家里问：‘进什么时候退休？退休了还回来住吗？我们小时候常在江边小船里玩，红叶、美丽岛……等他回来，我们再一起玩。’笑得像孩子一样。”

我的眼泪“哗”一下爆满了眼眶，金色的童年立即摇曳在眼前——阿都，你死了？你真的死了吗？！没有我的同意，你怎么可以死呢？你这一死，把我的故乡也一起埋了！阿都，你在船上看到美丽岛了吗？

今年冬天，我又走在故乡的江边，走得很艰难。江里淤积的黑泥映衬出一片灰暗的水色，小船不整了，剩下一个骨架和几块烂了的船板，苍老的枫树依然飘着它的红叶，芦苇还有几根，不如先前的活泼和招摇了。江边的荒地上长满了美丽的狗尾巴草，一个孩子在跑。我坐在江边，默念着范成大的诗——红叶无风落满船，心境像老僧一样凄清孤寂，无喜无悲。很多时候，人是一瞬间变老的。

飘零的我是否还该回故乡，驾着那艘无法远航的小船独自出航，去寻找美丽岛。当船上长满稻谷，停满小鸟的时候，应该很像一座美丽岛——或许我们的船本身就是那座美丽岛。

百合花开深山中

海边，群山起伏，地、田和村庄都藏在山的怀里。

八月，农忙既歇，水车犁耙的声音没了，村子忽然静了。吃过午饭，父亲靠着门坐在一张小矮凳上抽着旱烟，一边往外望。他望的是日头，时已夏末，阳光悠悠晃晃的像拉长了的线，变得温和了，洒在地上的不再是火，但仍然烫。这样的日子，人都跟牛啊狗啊还有村庄一起在悄悄地休息。

父亲抽完烟，把旱烟管往凳脚上敲了几下，看我一眼，说：“去挖百合吧。”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我那时读初中，十四五岁，刚跟着父亲忙完农活，没几天身子又轻了，便很高兴地说，好。

父亲与我各拿一把锄头和一个编织袋，戴一顶草帽就出门了。山在村子的东边，连绵起伏，弯弯相连、岢岢相望。我们先到东南山，在满眼的青黛苍绿的柴草里寻找百合。八月，是百合的花期，我们正是循着百合那清亮洁白的花寻找它的。百合花很美丽，很特别，它与山中其他的花全不一样，开的是唯一的洁白的花，并且一枝茎只开一朵花，亭亭玉立，像圣洁的天使，在这山野里太招人喜爱了，每发现一棵我都很开心。找到后，用锄头连根挖起。百合的根是一种球状的鳞茎，可入药，收购站会收的。百合在山中零零落落地长着，不很多也不难找。从东南山到坐骑坑、火烛坑再到杨排岭、中央岗，一山一山地翻过去。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起的，找到一棵百合，若是父亲挖，我则在不远处寻找，有了，就挖。父亲挖完这棵，往我的前面走

不远，又挖。就这样，我们总在对方视线范围内。山里空旷无人，我们彼此不说话，就用目光相互关注着。

越往里走，山越来越深，柴草越来越长，百合那洁白的花隐现在柴草之间，越难发现了。有时俩人就在旁边，却要找好一会儿，才能看到人。有时看不到人，只能听到锄头的“嚯、嚯”声。我们之间的照应有些困难了。忽然，我发现了前面一块巨大的岩石下，繁茂的草丛中一朵非常洁白的百合花，挺在高高茎干上，一枝独秀，非常优美。我被这嫩嫩的洁白的花朵迷住了，靠近它，用手抚摸着花瓣，细细地看。它开在这深山沟壑里面，要不是我发现了它，怕是再也不会有人欣赏它了。我既高兴又心疼，小心翼翼地开始挖它。我要把它完整地挖下来，不伤及它一丝的根须。等我挖出这棵美丽的百合花后，抬起头来看，父亲呢？看不到了。再仔细去听，也听不到声音了。我随口叫了一声，没回音。慢慢地一种异样的感觉涌遍我的周身。整座山变了，变得死一样的沉寂，一种可怕的肃穆正在袭击我。我发出颤抖的呼叫：“爸爸，爸爸……”山谷里传来可怕的回音，周围却更肃静了。

我突然感觉失去了什么，再看这山、这树、这柴、这草都不一样了，变得陌生和疏离了。内心的充实和宁静一下子丧失了。我把父亲丢了，我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变得不牢靠了，整个世界都摇摆起来了。我只好强作镇定，克服害怕，独自一人在深山里走着，没有方向地走着，百合花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我用眼睛搜索，用耳朵倾听，父亲却像蒸发了一样，没有丝毫的踪影。这时候每吹来一阵风都让我惊悸，脚下不知怎么的又不断地绊着岩石和柴根，山里发出的一点点声音都很清脆，让我毛骨悚然。我在山里不停地转，越转越深，越走越远。在一片茂密的林子前，我停下来，不知道再往哪里走——我迷路了！闯入了深山老林中。

我吓懵了！怎么办呢，此时的我无依无靠，我终于冷静下来，只能靠自己了。我站到一个山崖上辨别方向，寻找远处的参照物，然后七拐八拐，终于走出了深山。

站在山口，才知道自己的手和脚都被柴草划得血肉模糊了，根本

就没觉得疼。回头看山，依然是那样的沉静和惊悚。我走过一间小茅屋，沿着一片庄稼地赶紧回到了家里。父亲并没有回家。直到天暗了，父亲才扛着一袋百合花回到家里。

奇怪的是，父亲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这让我很委屈也很纳闷——这么大一个事，他都若无其事，这是怎么啦？但倔强的我也不提起，只把它一直藏在心底。直到有一天，我再走进这片深山的时候，我的心底忽然敞亮了，我一个人走在大山里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踏实。我在山里待了一整天，倍感亲切，我已是大山的儿子了。

忽然明白，那天父亲是故意把我扔了的。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大年初一的午后，阳光好，乡下的老屋出奇地静，屋前的空地里种满了蔬菜，还有一棵枣树，这会儿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我们坐在小屋门前，小声地聊。

妈妈老了，七十九岁了，我牵引着话题，她慢慢地说起了过去。

您结婚那阵子，正值土地改革，家里穷，没有新房。老屋门前那间牛栏房，挑了牛粪，就作了新房。夏天去塘地里劳作，没有鞋，光着脚。天热，地上像下了火，脚底烫得不行，就跑几步，再跑几步，最想双足腾空。

大哥读书好，却时值“文化大革命”，没钱上学，抵了家里的劳力。二哥得了一场怪病，抱到镇里卫生院，医生说眼神定了，人也凉了，死了。刚好县里的一个医生在那验新兵，您去求他，医生说我给你点药，你煎了吃，试一试。医生给了药，还借给煤油灯，给了煤油，煎了吃下就转气了。又给了几副药，嘱咐回家煎服。三哥溺水，差点死了。

我小时候经常得病，镇上医院远，要走几十里路，翻几座山岭。每次您和爸爸带着凉饭团轮流背着我上医院。中途在路边的小桥头吃点冷饭，继续赶路。九岁时脚上得一种病，走不了，差点瘸了。在医院开了刀出来时，刚好一天一次的班车经过。您怕车子抖动厉害，我会疼，于是又饿着肚子背。路上又下了一场大雨，跑到路边的小庙里躲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家天都黑了。我落下了一个多月的课，脚好一